

# 此心安处是吾乡(一)

## ——“苏门四学士”张耒陈州行迹及诗文探究

耿险峰

初来淮阳春已晚，  
下里数楹聊寢饭。  
此邦花时人若狂，  
我初税驾游独懒。  
任王二君真解事，  
来致两盘红紫烂。  
天姝国艳照蔀屋，  
持供佛像安敢慢。  
江湖逢春岂无花，  
格颜色贱皆可拣。  
誓观中州燕赵态，  
一洗千里穷荒眼。  
风波历尽还故郡，  
此愿谁知輒先满。  
——张耒《到陈午憩小舍有任王二君子惠牡丹二盘皆绝品》

北宋大观二年(1107年)暮春时节，

时年53岁的张耒，风尘仆仆，自故乡楚州淮阴(今江苏清江)来到陈州(淮阳古称，又名宛丘)，触景生情，写下这首亲切可人的诗作。诗中张耒称陈州为“故郡”，“风波历尽”归来，饱含着多少辛酸、多少无奈，又蕴藉着几多亲切、几多温馨。

张耒，字文潜，号宛丘先生，祖籍亳州谯县(今安徽亳县)，北宋至和元年(1054年)生于楚州，熙宁进士，历任临淮主簿、著作郎、史馆检讨、起居舍人。绍圣初，以直龙图阁知颍州。徽宗立，召为太常少卿。北宋著名文学家，“苏门四学士”之一。

那么，祖籍亳州、生长在楚州的张

耒，缘何称陈州为故郡？岁月荏苒，缘何岁入暮年又归老至此？

### 一、游学陈州，江南才子识飞鸿

北宋熙宁三年(1070年)春，17岁的张耒从关外来到中原腹地陈州，探望居此养病的母亲。

张耒母亲李文安，出身于陈州宦

之家，自幼在弦歌台下受教，知书达理，素有德容言功之本。爱子颖异，令其欣喜，因张耒出生时“有文在其手”(陆游《老学庵笔记》)，便为其取名为“耒”，字文潜。张耒本土宦之族，“家本淮南，士者数世”(张耒《上蔡侍郎书》)，曾祖父累官著作佐郎，祖父任职于福建，父亲官至三司检法官。父亲应举得官、游宦

四方，张耒的启蒙教育便由母亲承当。母亲李文安堪称孟母，不但在其幼时延请名师授业，在其课读时，她还要亲自坐在窗下督学，四季不废。为使儿子学业更上层楼，不惜倾家中所持，助其人读本地名馆“山阳学宫”。

在母亲的督教下，天赋异禀的张耒，苦学上进，年少时肃肃其羽，表现出对文辞浓烈的快感和灵动：

自卯角而读书，十有三岁而好为文。方是时，虽不能尽通古人之意，然自三代以来，圣贤骚人之述作，与秦汉而降，文章词辨，诗赋谣颂，下至雕虫绣绘，小章碎句，虽不合于大道，靡不毕观，时时有所感发，已能见诸于文字。

(张耒《投知己书》)

初出茅庐的张耒，书生意气：

少年读诗书，意与屈贾争。  
口谈王霸略，锐气虹霓横。

——张耒《秋怀十首》

其在《再和马图》中，更是以豪迈的笔触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刚武飒爽的少年壮士：

我年十五游关西，  
当时惟拣恶马骑。

华州城西铁骢马，  
勇士十人不可羁。

幸来当庭立不困，  
两足人立迎风嘶。

我心壮此宁复畏，  
扶鞍跃蹬乘以驰。

长衢大呼人四走，  
腰稳如植身如飞。

桥边争道挽不止，  
侧身逼坠壕中泥。

悬空十丈才一掷，  
我手失攀犹躡躡。

旌旗猎猎，战马嘶鸣。张耒渴求他

日驰骋疆场，横刀跃马，为国立功：

骍弓鹤角苍雕羽，  
金错旗竿画貔虎。

长驱直踏老人庭，  
手拔干将斩狂虏。

归来解甲见天子，  
金印悬腰封万户。

——张耒《少年行》

熙宁年初，十五岁的张耒西出潼关，游历历练，母亲也因病回到陈州娘家治疗。此时远归探母，适逢上元佳节。

家母寿诞，自是感慨颇多，张耒即席赋诗，祝福母亲：

新正值家节，时雨霁良宵。

林烟散梵刹，香烟白毫。

士女倾都出，夹路轮蹄骄。

谁能衡茅下，寂寞守无聊。

载御芳兰榦，无辞玉色醪。

况值私庭庆，祝寿比蟠桃。

——张耒《上元家饮值文安君诞辰》

居陈州，张耒最喜交游外祖父。外祖父李宗易，字简夫，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进士，历官尚书屯田员外郎、知光化军，仕至太常少卿，其与时任名臣范仲淹交谊深厚，堪称灵犀相通的道友，范仲淹曾有诗赞曰：

秋风海上忆神交，  
江外书来慰寂寥。

松柏旧心当化石，  
埙篪新韵似闻韶。

——张耒《得李四宗易书》

外祖父为官清廉慎独，范仲淹称其“素负清雅，居常清慎”，并为其专上《举李宗易堪任清要状》。至和二年(1055年)，外祖父“疾患归里”，悠游林泉。

游走的张耒，“仪观甚伟，魁梧逾常”，甚得外祖父喜爱，便留其在陈州游学。少年文士，萧散不羁，取出传颂关外的《函关赋》呈示外公。外祖父亦兴趣盎然，以廉颇老矣自谦，捧出旧作《重建羊太傅祠和王原叔句》《静居》和《闲居有感》与之赏鉴，“旷然闲放，脱落绳墨”，张耒叹服之余，更倾慕其性情。外祖父归老于家，疾病经年，“其家萧然，■粥之不给，而君居之泰然。”

(苏辙《李简夫少卿诗集引》)外祖父家有雅苑，名之曰“秋园”，园中筑有葆光亭。张耒日与相见，祖孙唱和，其乐融融。外祖父仙去后，张耒悼其千古，赋诗追念：

青云旧驰誉，白发早辞荣。

谈笑惟诗酒，交游尽老成。

支离病中见，潇洒旧时情。

已矣不可问，久原松柏声。

——张耒《李少卿挽记》

当是时，“秋园”雅苑中诗词唱和、携壶命侣，无一日不在其间者，还有时任“陈州教授”的苏辙，其与外祖父或题诗相赋，或次韵作答，交游频频。

张耒母亲李文安，出身于陈州宦

之家，自幼在弦歌台下受教，知书达理，素有德容言功之本。爱子颖异，令其欣喜，因张耒出生时“有文在其手”(陆游《老学庵笔记》)，便为其取名为“耒”，字文潜。张耒本土宦之族，“家本淮南，士者数世”(张耒《上蔡侍郎书》)，曾祖父累官著作佐郎，祖父任职于福建，父亲官至三司检法官。父亲应举得官、游宦

张耒游学陈州，适值北宋王朝的熙宁新政时期，一场朝坛风波正席卷当朝。熙宁初年，国力衰微，内忧外患，北宋王朝表面的太平之下，掩盖的是积贫积弱的惨淡景象，主政者忧心忡忡，任用权臣推行新法，以图改变。然而，施行者求变心切，激进有余而效力不足，生活在底层的百姓愈加困苦不堪，新法推行也在朝野引起了争议。一时间，以支持新法与否，在朝堂上分成了新旧两派，内耗式的竞争愈演愈烈。后在当朝帝王的支持下，新派人士渐趋上风，一些旧派士宦相继被去职、去位。青年才俊苏辙也因此激烈言辞而遭受打压，被迫朝避难，履任“陈州教授”，“以弦诵教之士大夫”。苏辙履职陈州，“脱于简书”“出无所与游”(苏辙《李简夫少卿诗集引》)，李简夫居所便成其往返之处。

于是，外祖父的雅苑“秋园”，既为外祖父与苏辙诗赋唱和之地，又成了张耒受教之所。早在此前，张耒就已盛闻教授与其兄长苏轼名动京师之事，仰慕不禁，如今沐浴教授恩泽，张耒自是恭敬备至。多年之后，教授习授之恩甚为感激，时时铭记在心：“子兮从之游，挂锡当可驻。”“拳拳相思心，契阔不得语”“我虽见之晚，披豁尽平生”。张耒《寄答参寥五首》“青衫子弟昔受经，赋分羁穷少伦匹”(张耒《再寄》)教授才高、德厚，张耒悉心领受，为人、为文益受苏辙濡染，高士之风颇似苏辙，苏轼曾叹之曰：“甚矣，君之似子也！”

天纵英才。熙宁四年(1071年)七月，出朝外任的苏轼过境陈州看望弟弟，张耒因之得以结缘。教授苏辙的学问已令其顶礼膜拜，而教授兄长的赐教，更让张耒如沐甘露，景仰不止，其在《东坡先生赠孙君刚说后》记述：“苏公行已可谓刚矣，傲视雄暴，轻视忧患，高视千古，气概一世，当于孔北海并驱。”陈州，又皇故都，名胜众多。苏轼风流倜傥，苏辙沉默寡言，兄弟二人幅巾轻履，相影相随，遍观游历，张耒从左右、片刻不离。在学官苏辙的荐举下，张耒厕身苏轼门下，执弟子之礼，与苏轼开启延续一生亦师亦友的旷世情缘，进而成为后来与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并称的“苏门四学士”之一。②8 (未完待续)

“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

因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缘故，特殊时期对武汉有了特别的关注、担心、牵挂、祈愿和感动交织的同时，也接收和浏览了大量关于武汉的信息。其中一篇“武汉的自述火了，很抱歉以这种方式‘出名’”引起了笔者特别的兴趣。里面有这样一段叙述：明朝成化年间，汉水改道，我的小儿子汉口出生，“武汉三镇”这个组合就这样出道了，新生的汉口，很快成为万商云集之地，与北京、苏州、佛山并称“天下四聚”。

之所以倍感亲切和眼前一亮，是因为第一次了解到，原来“武汉三镇”同周口三川交汇进而形成三岸鼎立的城市地理形制一样，都是形成于明成化年间呀！历史的造化和机缘巧合使得周口同武汉有了一个自然而然的类比和观照，“万家灯火伴江浦，千帆云集似汉皋”，大武汉盛名遐迩，周口“小武汉”也名不虚传呢。

武汉地处江汉平原的东部，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荆楚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境内商代盘龙城遗址有3500年的历史。从武汉的地方建制来看，是始于西汉，当时属江夏郡。起始以来，武汉其实是两大板块，一个是武昌，一个是汉阳。东汉末年，在汉阳先后兴建了却月城和鲁山(后为龟山)城，在武昌的蛇山修建了夏口城。三国时期，孙权以武治国而昌，在夏口城内的黄鹤矶上修筑瞭望塔，取名黄鹤楼。唐朝时期，李白在此写下了“黄鹤楼上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的诗句，武汉因此有了江城的别称。到了南宋，岳飞曾经在鄂州(今武昌)驻防八年，并兴师北伐。元至元年间，武昌成为湖广行省的省治。

按照中国传统的地理方位和地名命名规则，山南水北为阳，以此来讲，汉阳当在汉水以北，可是为什么变成了汉水以南呢？原来到了明成化年间，武汉的地理形制和空间格局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起因是汉水改道。

明代成化年以前，汉水下游入江河道大体分南北两股，与湖泊相通，处于不稳定状态。成化初年(1465~1470年)，汉水下游连年大水，终于在排沙口与郭师口之间决开一道，直接东流，仅十里水程便从龟山北冲进长江，比汉水古道缩短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由于流程短、落差大，很快就形成了稳定的汉水入江主河道，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汉江。汉水古道水流减弱，以致淤塞，只有琴断小河、永济港尚有遗存。这就是“汉水改道”。汉水改道后，汉阳城的位置也就由汉水之北变换为汉水之南。

由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从龟山以北汇入长江，嘉靖年间，在汉水新河道北岸(凹岸)形成新兴的汉口镇，奠定了武汉三镇的地理基础。之后，汉口开埠，武昌首义，武汉三镇九省通衢、风起云涌，渐次成为中国的革命中心、建设中心。

看过了武汉，再回头说一说周口。耳熟能详的说法是，周口地处黄淮平原的东部，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有“华夏先驱、九州胜迹”的美誉。周口春秋战国时期属于陈国，陈国一度为楚国所灭，所以又有了陈楚之说。现代学者所讲的陈楚文化，也是区域文化之间碰撞、交流、融合的结果。

就周口中心城区而言，明朝以前，大多是荒村野渡。元至元年间(一说至正年间)北汝水泛滥入颍，颍水不足以容，乃开新河，也就是从漯河郾城经周口到沈丘槐店人工新开挖的沙颍河。明朝洪武初年，沙颍河北岸西老寨形成墟集，名曰永宁集，这个即是周口城市的原点。明永乐年间，沙颍河南岸子午街设渡口，摆渡往来客商，称为周家渡口，周口因此而得名。

需要说明的是，周口中心城区的主要水系历史上也是多有变化。一是颍水原曾有故道，一如《淮宁县志》载：“颍水故道经李方集又南至周家口，又南流至商水许家寨，又东南经县境伊集寨，又东南经乐嘉城北，大溵水从西来入之，又东南经项城境南顿城北城，又东流十余里与新河相互出入矣。”二是沙颍竟是新开河。沙颍河其实是周口以南颍水改道的河流，之后颍河故道逐渐淤塞，新河“转正”，成为贯穿周口的主要河道。三是贾鲁河来有变化。贾鲁河的前身为鸿沟，后又称浪荡渠、沙水、蔡河、惠民河、小黄河等，其与颍河(沙颍河)的交口大体上有一个从东向西摆的变化，并且元时贾鲁河所主导的贾鲁河主河道并不通过周口。明正统年间，(黄)河决荥泽孙家渡。孙家渡河经朱仙镇至白家潭，进入扶沟县境。明成化中，知县李增“自吕家潭南张单口另疏新河，透西南至县东北五里许张会桥，与双洎合流出境，绕西华三面，下至周家口入沙河，下达淮安”。贾鲁河明成化年间始通周口”由此而来。弘治间，都御史刘大夏等人再从孙家渡引黄河水东南流，由白潭入扶沟县，接东蔡河故道，至商水县汇颍水，称为贾鲁河。其实，这条河并非贾鲁所开，但在此前，贾鲁曾主持疏浚过汴、蔡等河流，后人统称为贾鲁河。

贾鲁河的疏浚使其恢复了水运功能。明成化以后，周家口的商业日臻繁荣，到了乾隆、道光年间，航运进一步发展，埠口逐渐增多，一些商贾大户开设粮食、杂货、茶麻、中药等商铺，商业贸易日渐繁荣，城市日渐兴旺，商贾云集，桅樯树密，周口成为淮河流域的物资集散中心。“万家灯火伴江浦，千帆云集似汉皋(汉口的别称)”，当时的大学士熊廷弼《过周家口》形象诗题也是传诵至今的佳话，而熊廷弼的家乡正是湖广江夏。

明末清初，汉口与北京、苏州、佛山并称“天下四聚”，又与朱仙镇、景德镇、佛山镇同称天下“四大名镇”，成为“楚中第一繁盛处”。清咸丰年间，汉口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并正式开埠。光绪年间，汉口与汉阳城区、武昌城区统称三镇。而成化以后，周家口的商业日臻繁荣，到了乾隆、道光年间达到了鼎盛。全国各地的商人商帮纷至沓来，云集周口，其中久负盛名的就有湖广的商帮和商人，并且在周家口的人口结构中，他们占相当大的比例。1760年，湖广商人营建了湖广会馆，是周家口有名的十大会馆之一，会馆内有禹王宫、禹王池，其盛景“禹殿水云”名列周口八景之一。

湖广商人不仅在周家口开行营业，而且以汉口为中心，大力经办与周家口之间物资转口与交流活动，在周家口的杂货总交易额中所占比重很大。而且之后行业经营种类从竹木扩大到糖业、纸业、运输、戏衣制作、缝纫、烟草、照相等，比如周口的第一家照相馆——华英照相馆，就是当时武昌的两个小青年王德孚、王达孚在汉口英国人开的照相馆里学成技术后，于1898年慕名到周家口开业所开。

周家口原有西老寨一处。清咸丰初年创修了西寨，咸丰八年又修筑了南寨和北寨，三寨周围十余里，寨门45座，加上大大小小的渡口20多个，周口三川交汇、三寨鼎立的城市空间格局更加显著，俨然就是“小武汉”了。可是，寨墙森然的同时也是周家口衰落的开始，战火频仍使周家口颇受其害，特别是造化弄人，光绪末年京汉铁路通车，周口因历史的原因与之失之交臂。而周口以西数十公里的漯河因处铁路沿线吸引了大量商民，周口则连年生意冷落、灯火阑珊。

尽管随着河运的衰落和铁路的兴起，周家口的商业一时式微，但其“小武汉”的声名和影响并未就此沉寂。孙中山先生在其《建国方略》里论及洛阳至南京的铁路时这样写道：“又沿大沙河之左岸，至周家口，此一大商业市镇也”。尤其是随着中国近代经济的转型，周口和武汉反而有了更紧密的联系。周口的大量农副产品和大宗商品如粮食、芝麻、大豆、金针菜、牛羊皮、牛油、蛋产品等，通过商行流向汉口等通商口岸，再从通商口岸通过洋行出口到海外市场。而大量的机制工业品比如布匹、纸张、火柴、钟表、染料、衣帽、日用杂货等，则由汉口等通商口岸运到周家口，然后再由周家口销往各地。大江大河大武汉，千帆云集周家口，在频繁的来来往往中形成了新的市场流通格局。这些也许是经年以后，周口的荷花市场和武汉的汉正街之间商旅奔驰日夜相通时，并没有让人有些许的陌生感和生分感的原因吧。